



中西环保哲学

冯沪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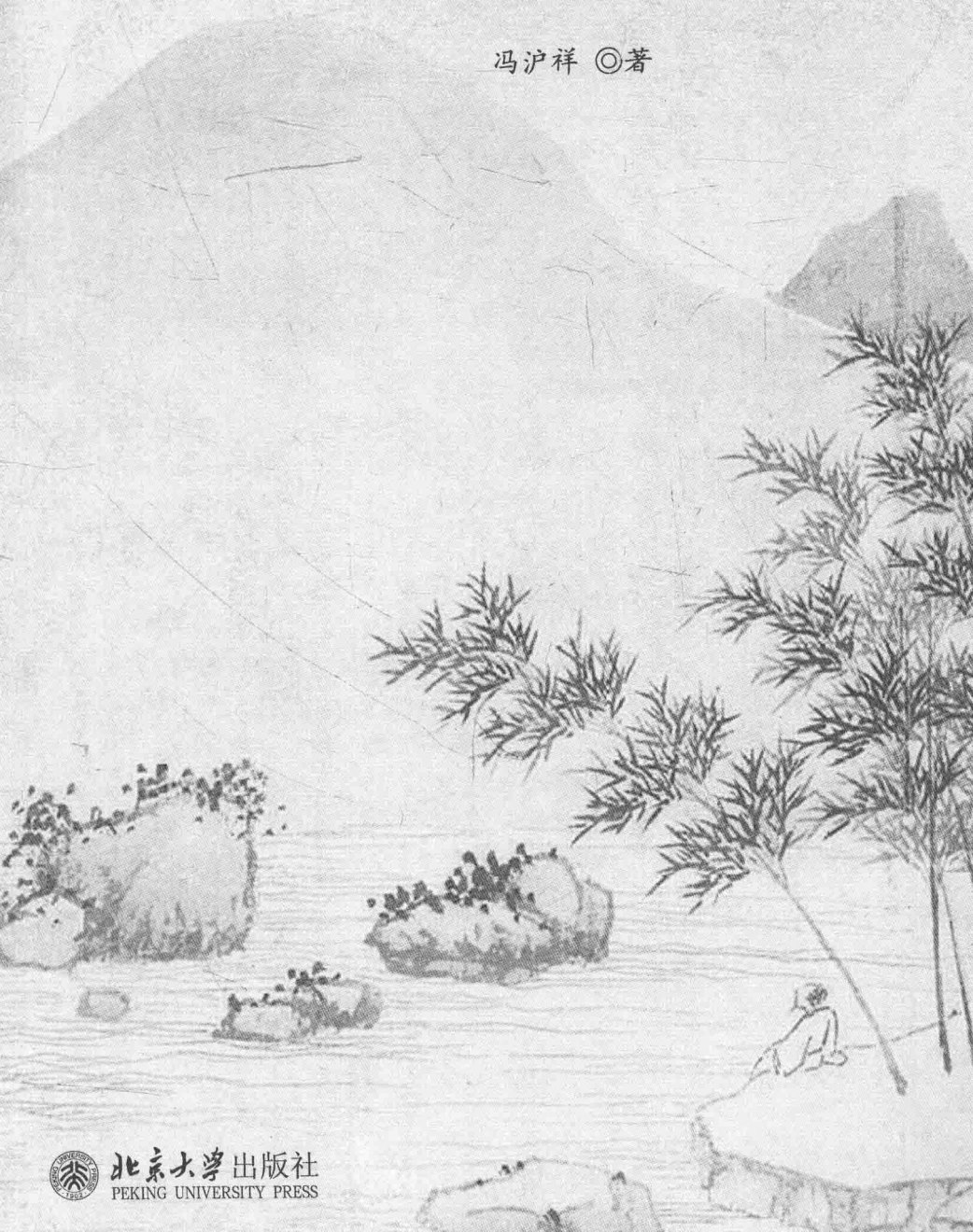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西环保哲学

冯沪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环保哲学/冯沪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301-27152-0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环境科学—伦理思想—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82-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779号

- 书 名 中西环保哲学
Zhongxi Huanbao Zhexue
- 著作责任者 冯沪祥 著
- 责任编辑 闵艳芸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152-0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销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75印张 382千字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中国大陆初版序言

“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如今已是整体人类的共同课题，也是全球超种族、超国界、超意识形态的共同责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容继续破坏，更因为“我们要为后代子孙保留纯净空间”，不能贻祸子孙。所以，如何加强环保意识，如何落实保育工作，便成为新时代全人类的重要使命。

环顾世界各国传统哲学，中国哲学里充满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的丰沛智慧，儒家说的“天人合一”，道家说的“与物成春”，佛家说的“万物平等”，均可成为今后全世界环保运动的最好哲学基础，并为全人类环保成果提供重大贡献；只可惜，以往的中国哲学界未能将之扣紧现代需要而申论阐扬，以至丰富的中国环保哲学阐而未发，甚至中国当代民众（包括两岸）本身，均对之视而不见，导致环保问题日渐严重。

笔者有鉴于此，所以特将近年拙作《环境伦理学》再整理之后，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本著作不仅为海峡两岸相关著作的第一本，亦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西环保哲学之第一本，因此颇具原创性与独特性，对整体人类环保与文化均甚具参考价值，所以曾经荣获英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中心颁赠“1995年世纪学术成就奖”，并荣获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颁赠“1995年世界学术名人奖”。今谨以此作为对神州大地的庄严献礼，亦作为对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真诚心意。

为了配合中国大陆读者的兴趣，本著作更名为《人、自然与文化》，尚请各界高明指正。若能因此提升锦绣河山的环境品质与生态保育，则何止是中国人民之幸，更为中华民族后代子孙之福了！

冯沪祥

1996年1月5日
于“中央大学”

中国大陆再版序言

1991年,作者在台湾出版拙著《环境伦理学》,副题为“中西环保哲学”,在海峡两岸是第一本环保哲学著作,因为包括中国哲学内的环保思想,并与西方环保哲学比较研究,所以也被公认为全球第一本。

如今,匆匆二十年过去了,“环保意识”已经成为世界共识,诸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留给子孙一个纯净空间”“尊重自然”“自然万物均为生命”等等,已经成为很多先进国家的共同理念。

回顾当时世界潮流,最早是由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并在“共同信念”的第1条明白指出:“人类有权可保持尊严和福祉的生活环境,享有自由、安全及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环境的严肃责任。”

然而,当时各国代表却忽略了,上述两段话其实隐藏着先天的内在矛盾;因为人类若自认有权可保持“尊严和福祉的生活环境”,并享有“自由、安全及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则如何能保证“保护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环境”?

尤其,权利无止境,人类本身自认的“有权”,其权限有多大?如何规范?其“自由”又如何制衡?而且,物欲也无无止境,要到如何程度,才算“充足的生活条件”?如何程度才算“尊严和福祉的生活环境”?

换句话说,如何既能保持人类生活环境、有合理的尊严与福祉,却又不致伤害自然环境?

如果“人”与“自然”生存互动的分际不清、分寸不明,如何能保护和改善这一代的环境,保证不会伤害环境?如果对这一代都无法明确保证,又如何保证“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

凡此种种,都是重要问题。简单地说,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取得平衡?

联合国当时的会议没有明确答案,也没有清楚的准则。

另外,对于如何将环境保护的“严肃责任”纳入生活,具体实行?

联合国当时只做了宣示性内容,也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主因,在于那时仍然很少有人对环保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与系统的研究。

然后,到了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也发表了重要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其中点出了一个重要的新观念——“永续发展”,强调其重要原则是“既可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也不损害后代子孙满足他们的需求”,终于触及了关键的核心问题。

然而,该宣言中仍然没有明讲,如何在人类本身永续发展的同时,又能兼顾自然环境,让两者能相辅相成,并存并进,不会相反相害?

该宣言的缺点,同样在于缺乏环保的哲学基础,尤其未能了解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丰富哲学中蕴涵了极高明的环保智慧,足以让世界各国都关心的环保问题找到深厚而完备的哲学基础。

上述由西方先进国家主导的世界环保会议,为什么会产生同样的缺点?主要仍然因为西方哲学传统向来缺乏环保理念。

例如,西方从希腊柏拉图“理型论”(Theory of Form)开始,就将世界一分为二,为了推崇上界(理念界),不惜轻忽下界(自然界);到了近代科学主义,为了征服自然,掌控自然,只重“机械主义”(Mechanism),而轻忽了“机体主义”(Organism)。但环保所需的哲学基础,正是物物相关、环环相扣的机体主义!

针对西方这项缺点,中国哲学提供了极好的药方。例如《易经》“旁通”(若译成英文,则为 extensive connection)的“机体主义”,就代表了生生不息、物物相关、环环相扣、旁通统贯的机体观,这与今天全球所需要的环保哲学,是完全相通的!

另如儒家的“万物含生论”、道家的“万物在道论”,以及大乘佛学的“广大和谐论”(如华严宗的世界观),也都是根治今天环境问题的最佳药方!

换句话说,中国哲学丰富的环保理念,非常值得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中国哲学也可为世界环保哲学做出重大贡献!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撰写一本涵盖中国哲学特色的环保作品,并能与西方环保哲学加以比较研究。因此撰写之前,曾经特别到美国东西两岸著名大学以及书店,广泛搜集西方环保新作;当时就

曾发现,西方很多具有仁心与远见的杰出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对万物生命均应予以尊重;这与中国哲学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民胞物与”(张载)、“众生平等”(佛学)等观念,均能殊途同归,彼此相通,所以更应相互整合,彼此切磋,发展出更丰富的环保哲学,适合全世界共同借镜!

例如,西方著名生态保育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1975年就曾经发表《动物解放》一书,认为动物也应享有与人类相同的平等权利,所以人类应该停止残酷杀害的行为,而且应该提倡“动物解放伦理学”(Animal Liberation Ethics),便是一明显例证。

另如,美国文豪马克·吐温(Mark Twain)很早也曾指出,他非常反对在动物身上进行“活体解剖”。他说:“活体解剖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利益,我并没有兴趣去了解,但我反对活体解剖,是因未经动物的同意,却对它们强加痛苦。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已经足够反对,无需更多证据。”

另外,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曾本其良心,公开批评对动物的“活体解剖”,他称这是一种“暴行”,并且指出,虽然这被称为“医学研究”,但其中的暴行本质,并未减少。(Atrocities are not less atrocities When they occur in laboratories and are called medical research.)除此之外,俄国文豪托尔斯泰(Leo Tolstoy)同样曾经强调:“人们如果自认,为了本身各种利益,有权夺取生物生命,或者危害它们生命,那人们的残忍,将会永无止境。”(What I think about vivisection is that if people admit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take or endanger the life of living beings for the benefit of many, there will be no limit for their cruelty.)

前述他们三人,都是闻名世界,在历史上不朽的大文豪,因为他们有文学家的敏锐心灵,足以体恤万物生命,所以更能深具不忍之心,坚决反对杀害动物生命。

另如近代心理学大师荣格(C. Jung)也曾针对活体解剖,沉痛指出:“当我在大学中修医学课程时,发现活体解剖真恐怖、真野蛮,而且完全没有必要性!”

此外,印度圣哲甘地(Mahatma Gandhi)也指出:“活体解剖这样的罪行,是黑暗罪行中最黑暗的,他们公开对抗上帝意旨,及其平等的被造者。”

再如,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很早也曾提出:“我赞同动物均有权利,就如同人类均有人权一样,这也正是扩充仁心完备之道。”当林肯说出“扩充仁心”,其悲悯的精神,正与宋大儒张载所说“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完全相通,并且相互辉映!

另如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更曾进一步地扩大立论:“以往我们总被告知,世界为人类而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人类不能自知只是这个伟大世界的一小部分?总要自我膨胀,自认可以凌驾其他万物?”

再如在1983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UC Berkeley)出版汤姆·李根(Tom Regan)的名著《动物权利:个案研究》(*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其中明确宣称:“所有动物均为平等”(All animal are equal),同样也是秉承此种仁心。

到了198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曾出版保罗·泰勒教授(Paul Taylor)的名著《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更加明确地扩大不忍人之心,及于一切万物,形成“不忍万物之心”;这就与阳明先生所说“仁心”相同;因为根据阳明先生,做人要做大人,大人就是具有“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

因此,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若能多多立志,推广这种仁心,才能成为真正全心保护自然的“大人”!

另外,全球气候反常,天灾频传,也已造成人类生存的极大威胁,更是如今世界公认的环境破坏恶果;所以2012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曾经回顾当年各国反常天气,进而指出“极端气候”今后恐将“常态化”;这势必形成未来全球人类的共同恶梦!

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欧盟等国并于1997年邀约其他很多国家,在日本共同签订“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于2005年正式生效。随后,2009年12月,各国再于哥本哈根检验成果,召开“全球气候会议”。虽然整体效果未尽理想,但人们已深知气候反常、全球暖化、温室效应、冰山溶解、节能减碳、保护森林等等问题,已经成为普世关心的国际问题。

因此,欧盟在2010年发表“我们的未来,我们的选择”(Environment 2010: Our Future, Our Choice),列出四大努力目标:“处理气候调适”“降低生物多样流失”“减少环境对健康的伤害”,以及“自然资源

与废弃的永续管理”,堪称为全球环保踏出了具体而正确的一大步。

所以,在全球的普世价值之中,“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在1995年,西方有识之士曾经推进“环境正义运动”,正如学者布莱恩(B. Bryant)在该年就曾编印名著《环境正义:议题、政治与解答》(*Environment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s, and Solutions*);用广义的内容,定义“环境正义”。

相形之下,哈佛大学名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0年出版的名著《正义论》虽然公认很有创见,但在2013年代,已经显得过时,因为其著作中完全没有谈到“环境正义”,也未分析人们对“环境”应有的“正义”原则。

凡此均可反证,环境伦理、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等新观念,正在迅速而全面地受全球所重视!

然而,在这全球共同重视环保运动的氛围中,同样仍有一项根本的最大缺憾——那就是对环保的哲学基础,缺乏足够认知,仍然多半停留在分析环境破坏的表象,或者探讨如何亡羊补牢,却对整体危机背后的哲学根源,以及如何根治,缺乏完备的研究与了解。如此便会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致延误从整体抢救自然环境的时机!

尤其,当代西方很多环保学者的理论,固然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毕竟仍在摸索塑形之中,比起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丰富环保哲学,显然相形失色,显得单薄脆弱。

所以,如何将当代西方环保思潮与中国环保哲学结合,做出比较研究,进而整合发扬?如何将中国哲学的环保智能与现代环保问题结合,形成世界环保哲学的丰富养分?确应成为今后全世界重要的研究课题!

笔者在二十多年前,就已预知有此需要,并鉴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揣学浅、抛砖引玉,出版了本著作,凡五十万言,敬请各界高明多予指正。

拙作出版之后,承蒙海内外中西相关学者专家重视,很多大学以此作为教材,并且承蒙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颁发“世界杰出著作奖”,中国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更是率先以行动表示认同,于1996年出版简体字版。当时因为出版社怕“环保”二字对大陆读者比较陌生,所以书名暂时改为“人、自然与文化”,副题仍保持“中西环保哲学”。

然而,经过二十年后,原先的主编告诉笔者,他很后悔,当初没有直接用“环保”这题目,因为这才能够更加提醒各界,要警惕生态与环保危机,以致中国大陆很多宝贵的自然景观,以及珍贵的文物古迹,不幸已遭到破坏,有些抢救措施已嫌晚。

至于空气污染,如今更已到了空前的严峻程度,全世界十大污染的城市中,中国大陆居然占了七个,以致中国大陆领导班子在十八大之后,把“生态”“环保”均列为今后重大课题,2013年1月的《人民日报》并公开呼吁:“美丽中国,从健康呼吸开始!”

凡此均可证明,生态环境保护是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因而,如何加强“中西环保哲学”的研究与推广,同样也成了很紧迫的重要工作!

2013年,北大出版社杨书澜编审鉴于本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认为很有必要再出版本书,所以笔者特别遵嘱,增订新资料后重新交付再版,以满足海内外广大读者需要。

笔者在此要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大出版社编辑们的厚爱表示由衷感谢,也要对多年来关心环保哲学的学者与读者们表达诚挚谢忱!若能因为中西环保哲学的推广,更加促成中华锦绣河山的完整保护,并能增进世界的环保成果,相信,那何止是中华民族之福!也是世界各国之幸了!

作者

冯沪祥

2013年3月12日,植树节

原 序

“人与人”应如何相处,是人类伦理学的重要课题,“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则是“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课题,这是西方近十年才逐渐兴起的学问,却是今后整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极重要学问。

“非洲之父”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曾经语重心长地警告世人,对于这项重要工作:

人类已经失去了能力,既不能前瞻未来,也不能防患未然。他将在毁灭地球中同时灭亡。^①

史怀哲这段话看似危言耸听,其实却深具苦心。

卡森女士(Rachel Carson)早在1962年就曾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因为人对自然长期而严重的破坏,很多地方连“鸟都不叫”“河都去世”,因而自然必定会“反击”。^②如今匆匆又已过了将近三十年,放眼全球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情形,竟然更加恶化,更加复杂,如果人们再不能共同合作,长此以往,史怀哲的预言,恐将真正不幸而言中!

因此,西方“生态保育之父”李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很早就曾提醒世人,应视地球为“同一社区”。唯有与自然和谐共存,视物我为一体,在此“地球村”中,人人深具“生态良心”,尊重自然,互助合作,才能真正开创共同的光明!

这种呼声充分证明,生态保育与环保的工作,应该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也超越意识形态。不独在西方,即使苏联也于1990年出版一部名著,呼吁世人共同《拯救我们的地球》(Save Our Earth),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③

整体而言,地球需要拯救、生态需要保育、环境需要保护,如今均已经在全球形成共识。然而,另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做?

迄今为止,从科技方面加强环保工作,还算比较容易,世界先进国

家也有近二十年的经验。然而,如何从学理方面加强环保的哲学基础——“环境伦理学”,俾能深植人心,赋予环保工作更为深厚的动力,至今却仍然是一门亟待开发的新学问。

西方很多环保人士,均能了解此中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因而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摸索中。但是因为西方传统哲学,长期以来缺乏环保精神,甚至一直以征服自然、破坏环保为主流思想,因而,这在西方等于要重新建构环保哲学,一切从头开始,极为辛苦与艰难。所以,虽然他们有相当敏锐的省思与环保心得,但至今却仍然很缺乏深厚而完备的环境伦理学。

相形之下,中国哲学却深具环保的思想传统,不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肯定应以和谐互助为主——不像西方多半只以征服自然、役使万物为主,而且一直肯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乃至“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像张载《西铭》更肯定应以孝敬父母的心情善待地球,此其所谓“乾为父,坤为母”,堪称最早也最高明的“地球环保哲学”。凡此种丰盛环保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内比比皆是,因而也正是当今建构全球性“环境伦理学”的最佳借镜。

尤其,中国哲学不论儒、道、释、新儒家,均共同肯定大自然中万物含生、物物相关,而且旁通统贯、圆融无碍,因而形成了深值重视的“机体主义”(Organicism)。这种“机体主义”的环保精神,也正是当今西方环保人士所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

所以,综合而言,中国哲学深具环保的深厚传统,而当代西方又深具环保的实务经验,两者各有千秋。因此,今后如何透过比较研究,促使两者互通有无,加强合作,共同为全人类开创光明,乃成为极为重要也极为迫切的神圣工作!

笔者鉴于此中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所以不揣学浅,特别以此专题,作为近年研究重点。先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开设相关课程,并将授课讲义整理成书,以期本书能成为国内第一部完整的“环境伦理学”著作,并能透过中西比较研究,弘扬中国环保哲学的特性,促进国际学界的应有重视。

所以本书架构,系先做整体性的评论,因而在第一与第二章,分论“环境伦理学的现代意义”,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然后从现代眼光申论中国环保哲学,所以在第三、四、五、六章,分述儒家、道

家、大乘佛学与新儒家的环境伦理学。紧接着再评论西洋环保思想,因而在第七、第八章分述西洋传统与现代环境伦理思想的特性。最后则以整体性与前瞻性眼光,在第九章总论今后环保运动的方向。

扼要而言,本书宗旨,在于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环保问题,建构东西方均迫切需要的环境伦理学;并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评述西方环境思想之优点与缺点,作为今后东西方互补互济的重要参考。

唯因个人才疏学浅,所以仍祈各界高明能不吝指正,多多赐教。若能因为本书的抛砖引玉,而更开启仁人志士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风气,从而增进今后环保工作与功效,则何止是一人一地之幸而已!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 1849—1914)有一段名言,极为中肯:

大自然对人心,不但可以治愈,也有鼓舞与激励人心的功能。^④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 1859—1919)在其自述文中,就曾经明确提到,热爱大自然,对其一生“心中的欣悦,具有无穷的助益”!^⑤

另外,印度圣雄甘地(MK. Gandhi, 1869—1948),也曾经极为中肯地指出:

一个国家的道德是否进步,可以从其对动物的态度中看出。^⑥

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人们对自然与万物是否能够尊重,正是今后衡量一个国家道德是否进步的标准,也是衡量今后整体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准,此中影响,实在既深且远,人人均不能再予轻忽!

因而,深祈本书之作,多少可以唤醒人心:重新亲近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从而保护大自然,真正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进。如果人人均能有此体认,重新省思人对自然的应有态度,进而以尊重生命的心境爱护大自然,那何止是自然之幸,同样是人类之福!

本著作之完成,经由“中央”大学哲研所三位研究生石慧莹、朱柏熹与游惠瑜的费心整理与誊稿,也应在此特表感激之忱。

先师方东美先生学贯中西,一生以弘扬中国哲学为己任,尤其以对弘扬中国哲学“机体主义”的贡献极大。所以笔者在撰写本书时,经常念及方师的风范与教诲,对其多年的督促与期勉,尤其念兹在兹,不敢或忘。谨以本著作之完成,敬献方师在天之灵,以示心中永怀纪念

之忱。

另外,方师生平专心学术工作,有关生活起居均由师母照料,方师母高芙初教授不但本身在台大等校培育英才很多,而且她含弘厚重的坤德,正是中国文化所说“大地如慈母”的最佳精神典范,多年以来,同样深受各期学生的共同敬重。本书初版印行之际,方师母已逾八旬高龄,因病长期住医院中,此中国大陆版印行时,方师母已经仙逝,所以,也谨以本书强调回馈大地的精神敬献给方师母,以示心中真诚景仰之意。

是为自序。

1991年3月29日原版序

1996年中国大陆版增订

附 注

① 参见 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81年印行第二十五版,扉页。

② 同上书,尤其可参考第八、九、十五章。

③ Mikhail Rebrov, *Save Our Earth*, tran. by Anatoli Rosenzweig, Mir Publishers, Moscow, 1990, pp. 168—175.

④ Peter Browing, *John Muir In His Own Words*, Great West Books, Ca. 1988, p. 64.

⑤ Theodore Roosevelt, *Wilderness Writings*, Gibbs M. Smith Inc, Salt Lake City, 1986, p. 292.

⑥ Wynne-Tyson, *The Extended Circle*, Paragon House, N. Y., 1989, p. 92.

目 录

序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精神	1
第一章 环境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13
绪 论	13
第一节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主题	14
第二节 环境伦理学的中心思想——机体主义面面观	27
第三节 环境伦理学的应有共识	42
第二章 儒家的环境伦理学	59
绪 论	59
第一节 对自然的理念	60
第二节 对万物的看法	76
第三节 对众生的态度	89
第三章 道家的环境伦理学	107
绪 论	107
第一节 对自然的理念	110
第二节 对万物的看法	128
第三节 对众生的态度	142
第四章 中国大乘佛学的环境伦理学	165
绪 论 大乘佛学的环保通性	165
第一节 华严宗对自然的看法	179
第二节 华严宗对万物的看法	194
第三节 华严宗对众生的态度	206
第五章 新儒家的环境伦理学	225
绪 论 新儒家的环保通性	225
第一节 新儒家对自然的理念	228
第二节 新儒家对万物的看法	245
第三节 新儒家对众生的态度	261

2 中西环保哲学

第六章 西方传统的自然观	281
绪 论	281
第一节 天人二分法	283
第二节 神人二分法	296
第三节 心物二分法	302
第四节 主客二分法	308
第五节 科学唯物论(Scientific Materialism)	313
第六节 机械唯物论(Mechanical Materialism)	318
第七节 价值中立论(Axiological Neutralism)	323
第七章 当代西方的环境伦理思想	336
绪 论	336
第一节 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观	342
第二节 尊重万物的态度	358
第三节 和谐统一的众生观	373
结论	394

序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精神

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自然？如何看待万物？人与环境之间，如何才算是“善”的态度？凡此种种，如今已成为很重要的一门学问。这种把“伦理学”应用在环境问题的学问，便称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亦即全球共同瞩目的环保哲学。

近代西方之所以产生环保问题，主要原因即在其传统哲学惯常以“征服自然”的思想立身处世，并且常以“二分法”的对立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因此在近代工业化之后，开始出现种种恶果，例如：空气污染、大地反扑、气候异常等等，如今愈演愈烈，人类深受其害，才开始后悔与反省。

中国因受工业化的影响，同样也面临此项严重问题，今后必须早日警觉、尽快解决，才能确保锦绣中华避免同遭厄运。

近年北京与很多大城市的雾霾，便是明显例证。政府必须用大力整顿，才能出现“APEC 蓝”与“阅兵蓝”；然而庆典一过，雾霾照旧。充分说明，如何保护环境是今后很紧迫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何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生活条件”^①、“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山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②，已成为全民的共识与庄严的使命。

拙作意在根据西方国家近年来的环保经验，分析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缘起与理念，同时弘扬中国传统环境伦理的现代意义，以增补西方之不足；其宗旨在透过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盼能对于今后整体人类——不论东方或西方，提供完整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基础，从而有助于全球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并且保护环境。

中华文化长久以来，本以“天人合一”为优良传统，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所以很能兼天地、备万物，深具“尊重自然”的悲悯之心，也极具“万物含生”的慧见。只因近代以来，一部分人士崇洋媚